

# ISIDORA

Revista de estudios galdosianos



n.º 1

# 词语动乱

贝尼托·佩瑞兹·伽勒多斯

DONG YAHNHENG

*Facultad Español Universidad Estudios  
Extranjeros de Beijing  
República Popular China*

那是一座宏伟的宫殿，名叫《西班牙语词典》，身躯庞大，超乎常规。据历史学家说，如果摆在普通人家常见的那种一物多用的桌面上，能占去四分之一的空间。在一个年代久远的写字台里曾经发现了一份古老文献，上面说，一家主人打算把它搁在书架上，结果是薄薄的木板简直支撑不住，眼看就要塌陷，危及书架上所有的东西。宫殿的两侧是厚厚的墙壁似的两个硬壳，外面包裹着绘有碧绿条纹的牛皮。正面当然也是牛皮做的，一行烫金的标题赫然向今人和后世宣告这部皇皇巨著的名称和功用。

走进里面，就身陷一座令人茫然失措的迷宫，与克里特迷宫不相上下。六百多面纸墙充当隔断，都标着称作页码的符号。每个隔间里都有三条宽大的走廊或过道，其中密密麻麻布满了数不清的小房间。大约八九十万生灵在这座广厦里安家落户。这些生灵就是人们所说的词语。

\* \* \*

一天清晨，突然响起一片聒噪，又是顿足跺脚，又是刀枪碰撞，又是盔甲挤压，大呼小叫，驴吼马嘶，好像大队士兵正在匆忙起身着装，准备投入一场恶战。看来还真是要打仗了。不一会儿，差不多所有的单词都从词典里跑了出来，手持明光铮亮的利器，很快摆成一大片方阵，只怕整个国立图书馆也容纳不下。那情景真是壮观得惊人！这是包在羊皮纸里老掉牙的《圣典选萃》后来告诉我的；它当时在同一个书架上，躲在附近的隐蔽处看到了一切，结果成了唯一的目击者。

这一大队人马不停地往前走，直到所有的单词都离开了它们的宫殿。我的朋友《圣典选萃》把当时的情景原原本本、滴水不漏、绘声

绘影地讲给我听了。现在就让我一字不差地按他所说的来描述一下那支军队是多么浩浩荡荡又军纪井然。

走在前头的是被称作“冠词”的开路官，身着宽袖长袍，外罩光洁的钢铁胸甲。他们没拿兵器，而是手持盾牌保护着紧随身后的主人——名词。这后一部分武士多得不计其数，个个衣着华丽，英姿勃勃，看着好不赏心悦目。他们身披的纯钢甲冑闪着寒光，头盔顶上飘动着彩色羽饰。也有披挂用金银丝锈缀而成的皮制鳞片甲的。跟威尼斯公国长老们一样套上拖地长袍的也不乏其人。有的骑着鞍具考究的高头大马，有的迈开两脚，徒步行走。他们之中当然也有衣装远不如他人那么华贵鲜艳的，甚至可以说相当穷酸寒伧。不过好在他们根本就不起眼，早已经灰溜溜地淹没在其他那片富丽堂皇的光芒之中。代词也伴随着名词过来了，它们有的手牵马缰绳，徒步走在前面；有的提起主人长袍的后摆，跟在后面；也有像导盲童子牵手领路的，或者抓起手臂，小心搀扶着羸弱的主人。这里需要说明一下：确实有不少名词老态龙钟，体弱多病，离死期不远了。有些名词卧床养病，懒得动弹，干脆叫代词代表自己大模大样站在名词队伍里。不用说人们也知道，名词是有性别的。女士们跟男士们一样英姿勃发地骑在马上，弄枪舞剑的招式也一点不亚于须眉。

随后走来的是形容词，清一色地徒步行进。它们就像名词的仆人和卫星一样，全身披挂地站在一旁，随时准备对主人的命令言听计从。大家知道，要是没有出身于形容词这个体面家族的得力侍从在身边帮衬，名词众骑士们是很难做成什么事情的。但是，纵然形容词力大无比，对主人来说作用非同小可，身单影只的时候却一文不值，自己先识相地隐退消失，不留踪迹了。它们的衣着装饰色泽艳丽，光彩夺目，出人意表，形制却有定规。很清楚，一旦形容词靠近了名词，主人就借用了它们的颜色和款式，明显改变了外观，尽管本性还依然如故。

大约从几丈远处走来了动词。你很难想象出这些先生们有多么稀奇古怪。你没法说明它们的性别，也量不出它们的身材，既描述不了它们的长相，也说不出它们的年龄，你对它们什么也说不清道不白。有一点却毫无疑问：它们动个不停，居无定所，不是后退就是前进，要么就双双结伴而行。《圣典选萃》告诉我，它敢肯定，在词语国度，没有这些角色，事情可就难办了。名词诚然用途广泛，但是光靠它们是什么也做不了的。它们就像瞎子一样得由动词诸君来引路。

跟在动词后面的是副词。它们那副模样活像大师傅的帮手，在一边帮助动词烧饭做菜，打打下手。都说它们是形容词的亲戚，这可以在

它们那些包着羊皮纸的古老家谱里找到依据,而且确实不少形容词只要加上一个小尾巴或者小裙摆就能充当副词了。

介词都是些小矮子,更像一些自己挪来挪去的小物件。它们要么跑到名词跟前问它要不要给动词捎什么口信儿,再不就是反向跑腿。连词也是东跑西跑四处凑热闹,其中有那么一两个尤其多事,不是这儿捅个漏子,就是那儿惹个乱子,在名词先生和动词老爷之间挑拨离间,乱传口信儿,有时候弄得原意完全走样。走在队伍末尾的是感叹词。它们有首无身,巨口大张。它们倒不招惹别人,而是独来独往;数量虽然有限,可是谁都知道,它们很会在关键时刻脱颖而出。

在这一大群单词中,有身份十分高贵的。只要看盾牌上做工细致的族徽就知道了;可以看出某某祖籍罗马或阿拉伯。当然也有没什么久远族谱可夸耀的,它们不过是些黄口小儿,平头百姓,如此而已。贵族老爷们根本不把它们放在眼里。还有一些从法国移居而来的,正等着入籍呢。那些就在对门儿土生土长的词语当中,有些已经老得站也站不住了,只好静静躺在叽里咕儿里。尽管其他人看在它们满脸褶子的份儿上,对它们敬而远之,可是它们当中却不乏轻狂傲慢之辈,居然露出不屑的神情,双眼死死盯着别人。

这时候,大队人马到齐了,把偌大的书架广场挤了个水泄不通。动词“存在”用两个惊叹号和几个到处乱滚的逗号搭了一个平台,也叫讲坛,然后走了上去,打算开口乱吐一通,可是当即就叫别人抢了先。那是个名词,叫作“人”,又淘气又饶舌。只见它蹬到自己的两个副官形容词“理智的”和“自由的”肩膀上,又点头又摆手,向众人问候了一番,就开始演说了,大意如下:

“先生们,西班牙的作家们实在太胆大妄为了,早就激怒了咱们,理所当然,必须立即好好教训他们一顿。他们不光往自己的书里塞进法国的走私货来抢占咱们民族宝藏的地盘,即便是偶尔用到咱们,也极尽歪曲之能事,强迫咱们说自己本意不想说的话。(可不是嘛!可不是嘛!)。咱们高贵的拉丁出身管什么用?他们根本不理睬咱们的原本含义。他们把咱们扭曲得肝胆俱裂!请诸位原谅我如此激动,泪水都情不自禁地从双眼里喷涌而出。(掌声震动)”。

讲话人举起它右边一捺的尖头当手帕擦干了眼泪,准备接着说下去,不料不远处一阵吵闹声打断了它的话头。

原来是名词“常识”正在扇形容词“普通”的耳光,还一边骂声不绝:

“你这个脏兮兮的字眼儿，该死的狗东西。就因为你老跟着我，害得我不得安生，蠢货们都拿我当挡箭牌。比方说某个作家对某门学问一窍不通，马上就高喊起来：有普通常识足够了！好象这样一来，他就变成天底下头号智者了。滚开！你这黑不溜秋臭烘烘的形容词，趁早离我远点！不然，你就甭想活着逃脱我的手心。”

“常识”一边开口大骂，一边用自己的吊子朝“普通”甩过去，结果把自己的侍从打得遍体鳞伤，这儿少一撇，那儿少一捺的，鲜血直流。

“二位赶快住手！”这回插话的是阴性名词“哲理”。只见她裹着管家婆的白头巾走进乱哄哄的人群。不料另外有个单词“音乐”一眼看见它就扑了上去，揪住头发便拳打脚踢，嘴里还唱着：

“请诸位好好看看这个又蠢又疯的坏娘们！你不是想用个介词拴住我，说我有什么哲理吗？告诉你吧，老姐姐，我只有音乐。你还是少管我的闲事，自己个儿去挺尸等死吧！反正还有德国的那个老疯女人伴着你。”

“滚开！你瞎喊什么？”“哲理”说着就一把拽下了“音乐”头顶的那个直撅撅的小髻髻。“快滚开！除了给小娃娃们逗乐，你还有什么用处？”

“可以啦，诸位女士们”只听大喝一声，原来是个苗条、瘦弱、一幅痨病鬼模样的高个名词。它叫“情感”。“听我说，哲理太太，别再对我妹妹说不好听的了。不然，可别怪我不客气。您先消消气儿，各人该干什么还干什么。要知道，家丑人人有，要是叫我揭起您的短儿来，那您可就难洗清了！”

“瞧这毛头小子”这时候“理性”开口了。它正好走到那儿，披头散发的，只穿着内衣内裤，“看来没有我，这些混小子们还真不知道会怎么样呢！别吵了，各干各的去吧！小心惹我生气……”

“这可不行”到处惹是生非的名词“恶”这会儿又跑来插嘴了。

“谁叫你来管闲事的？你这个恶棍！滚回地狱去，这人间没你待的地方！”

“对不住了，诸位贵夫人们。我在这儿感觉挺不错嘛！有时候稍微有那么点不自在。可是自从我雇了这个马弁来当差，日子就好多了。”

它指了指身边的仆人，原来是形容词“必要的”。

“叫它给我走开，不然我会杀了它！”“宗教”顿时尖声大叫起来。只见它跟“政治”手拉手走向前来；“叫它滚开！它居然假借我的名义在世间玩花招、耍手腕！”

“都规矩点, 别再互相谩骂了!” 名词“政府”站出来维持秩序了。

“老兄, 叫它们接着打。”这是“法律”的主张; “叫它们接着打! 阁下难道还不知道, 它们到一块就得掐架。咱们何必掺和进去呢? 嗨, 你们几个, 接着闹吧。”

正热闹的时候, 又过来一个挺体面的名词, 一身甲冑明光铮亮, 还拿着盾牌, 上面画着稀奇古怪的图像和镀着金银的徽记。它的名字叫“荣誉”, 是来告状的。它说世人随心所欲地解释它的含义, 用它来干各种乱七八糟的事情, 借它的名义没完没了地胡作非为。可是这时候, 名词“道德”露面了, 引起了大伙儿的注意。上回一次混战, 把它坐的小车弄坏了, 这不, 它刚才还躲在僻静处修理呢。它也是满腹牢骚, 说不少形容词, 根本就是外来户, 却居然蹬鼻子上脸地欺负它。总之, 它很讨厌这些做伴儿的, 宁愿自个儿孤零零待着。它的一席话惹得许多名词哈哈大笑。它们可都挺会摆谱的, 身后跟随的形容词奴仆从来不下六七个。

这时候, “宗教裁判”这位站都站不稳的老太太正在点起一堆大火。她捡来的柴火不是破破烂烂的问号, 就是乱七八糟的横呀竖呀的, 还有千疮百孔的括号。她说准备烧死“自由”, 哪能任凭它得意扬扬地四处上窜下跳呢! 不远处只听动词“杀戮”狂呼乱叫, 凶狠地攥起拳头, 一个劲儿嚷嚷:

“看我变位还是变脸……!”

一听这话, 名词“和平”紧赶慢赶地跑过来, 不小心绊了个大跟头, 扑通一下直挺挺倒在地上, 鞋帮子上还碰出个大窟窿。

“我来帮你,” 名词“技艺”一边喊着一边跑过来, 打算暂且当一回鞋匠。“让我来修你的鞋, 这可是我的拿手营生。”说着就用几个逗号钉好了“和平”的鞋。

“和平”顿时便飞一般地走开, 跑到名词“大炮”面前蹦蹦跳跳。据说她疯狂地爱上了这位先生。

不管是动词“存在”, 名词“人类”, 还是形容词“理智的”, 都没法平息纷争。它们看出来了, 这样下去, 一旦真跟西班牙作家们打起来, 肯定寡不敌众, 一败涂地, 所以干脆决定大伙儿打道回府。它们命令大伙儿立刻回到各自的房间。大多数都乖乖照办了, 可是有那么几个好事者硬是吵嚷了半天, 犟牛一样非得接着闹下去。

一场动乱下来, 造成不少伤员。它们至今还血流不止, 住在医院里, 就是说, 走进了词典的《勘误表》。不过最后还是一致同意再举行一次集会, 好好商量一下如何让文人们改邪归正。同时还打算定出规矩, 保

证今后讨论问题的时候秩序能好一些. 糟糕的是, 议论了半天毫无结果, 因为不安分的词语哪里顾得上集结起来对付共同敌人, 它们你争我吵都想保住自己的脸面, 把个宝贵光阴白白糟蹋了. 总之, 看来一切还得从头开始. 《圣典选粹》末了告诉我, 《语法》已经向《词典》派去使者商谈性、数、格方面的问题, 看看卡斯提利亚语面临的混乱局面是否能避免流血而和平解决.

马德里, 1868年4月